



童心

第一次見到你，也是這樣的早春，天氣有些陰、有些涼。介紹我們認識的唐先生，其實我也只見過一面。我的內心有些忐忑，又有些興奮。畢竟，我對這間百年名校傾慕已久。而作為校長的你，又大名鼎鼎。

你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眼神裏的光那麼亮，以至於你走進來，那略有些侷促的會客室，一下子充滿生氣。我已然忘記了那天說了什麼，只記得20分鐘裏，我爭分奪秒地講，你見縫插針地問。一來一往之間，偶爾相視一笑。看着你愈來愈放鬆的笑意，我我明白，雖然這樣的「公事」令你的大腦飛速旋轉，但你是喜歡的。

而我，歡喜着，開啟了一段旅程。我把我的文學課，帶到了你的校園，在那環繞着鳳凰木的院落裏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美好的午後。每當我與你的孩子們一同徜徉在文學的世界，我都會不自覺地想，倘若不是你，恐怕這些人生中的美好便不會來臨。還記得有一次文學課後，我和孩子們撞見了剛好在會議間隙穿過走廊的你，便拽住你一起合影。你的眼神溫熱，耐心地揀選位置，終於帶我們在操場邊上的一處開闊的地方站定。那晚整理相片，發現背景裏的光與影，恰好處地和諧着。我暗暗驚嘆，你真不止有能力，更有性情和品味。

我們是那麼特別的好朋友，雖然並沒有經常見面，但我卻總會想起你。畢竟，幫助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實現一個帶有人文理想的願望，在這行色匆匆、物慾橫流的時代，是多麼寶貴。謝謝你。前幾天，我們難得在午後的時光，在校園之外的地方，安安靜靜地吃餐飯，我們彼此講述着內心裏追求的純粹。那一天，是我們相識一周年呢。

遇見



●作者主講的少年作家班，每周一次與香港文學少年「遇見」。

作者供圖



潘明珠

除夕的央視春晚，亮點非常多，播出後受廣大觀眾稱讚和熱議，我尤其喜歡看各重點城市分會場的介紹和表演，特別是我自己曾遊歷到過的武漢。

噢，看千百鼓手於黃鶴樓前激情敲響鑼鼓，我思緒不禁飄到大半年前夜遊黃鶴樓的難忘情景……那晚在明月陪伴下，我心中帶着滿滿詩意夜遊黃鶴樓，我穿越時空了，遇見詩仙李白……忽然聽到群聲嘩然，大大小小的影舉起手機閃着，咔嚓聲響不停，驚擾了我聽李白吟詩，幻想夢想俱似幻影流光，瞬間消失了。

原來黃鶴樓的光影匯演快開始了，觀眾人人引頸以待，夜燈映照下，一隻仙鶴首先登場，白光劃破黑夜，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」人們不禁朗誦出崔顥的名詩，忽然黃鶴樓5層的大小屋頂，及重疊交錯的翹角都亮起彩光，由綠色轉耀眼的黃，再轉紅似烈火的紅，音樂和人聲中有廣播，說明黃鶴樓經歷大火後，像火鳳凰般從烈火中重生了，燈影下它彷彿是展翅欲飛的仙鶴哩。

我隨着人潮登上黃鶴樓，見入口處有嶺南派名書畫家關山月寫的對聯，導賞員說重修後黃鶴樓，依照傳統邀了多位現代文人墨客留下畫作、墨寶及題詩。我來到頂層，就見樓頂繪了巨型壁畫，把李白和黃鶴樓的歷史故事都入畫了。

遊黃鶴樓 古今通感

昔日多少文人為崔顥《登黃鶴樓》詩折服啊，我難得可以到此樓陽台憑欄遠眺，但見長街上華燈耀目，遠處朱雀色的長江大橋下，江水浪滾浪滾，我內心頓感澎湃不已。

我相信登黃鶴樓者，不止是慕名而來，而是為了感受中國傳統優秀詩詞文學之魅力，是為了與古詩人們產生情感共鳴，並要將美好的中國文化傳承，煥發其新生力量。

白天及晚上遊黃鶴樓，各有不同體驗和滿足感。黃鶴樓景區天天有許多表演節目可供欣賞，例如在鶴池配合景演出的仙鶴舞曲、清風弄墨，在欄筆亭的互動劇，都很有特色。我在「詩碑廊」等候看李白少年故事的短劇時，更遇上兩個愛唸詩的少年，他們互相對吟，都很自信地笑說：「可把李白的詩倒背如流哩。」

我心感他們年紀輕輕，具中華兒女好氣質，腹有詩書，孺子未來可期啊！



●黃鶴樓的光影匯演。

作者供圖

減薪凍薪勢在必行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普通職工月薪約數十元人民幣，八十年代末翻了許多番，但仍未過千元。香港同期月薪大概由兩三千港元漲到萬元上下。今天內地月入三五百元可以過得不錯，香港一兩萬元月入則僅足餬口。

深港1小時生活圈已經成形，交通便利、物流暢旺。港人新一波北上消費以及跨境購物，對內部消費衝擊甚大。有人建議開徵港人陸路離境稅，真少不更事呀！這稅已在港深間高昂交通費中變相徵收過了，不宜再加。

兩地薪酬的龐大差距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。若港人要賺取高收入，就得大幅提升生產力（Productivity）。國家規劃要求香港維持和發展八大中心是正路。香港面對經濟轉型的挑戰，與美歐列強相類，只是沒那麼嚴重。隨着中國在高產值工業的突飛猛進，七大工業國的工業不進則退，高福利政策勢必無以為繼。於是我們見到美國新一屆政府大刀闊斧地削減政府開支，裁員與減經費雷厲風行。

香港除了十多萬公務員之外，還有不少公營機構的薪酬與公務員薪級掛鈎。工會領袖常說要分享經濟成果，今時要不要分擔經濟下滑帶來省吃儉用的責任？

所有首長級公務員都應該減薪，非首長級則要凍薪。凍薪第一步是起碼在今後數年停止按薪酬趨勢調查加薪。畢竟參加調查的大多是易賺錢、福利好的大機構，中小微企減薪裁員無法反映。其次要取消試用期的公務員每年必然升薪級的舊規，這樣不分賢愚勤惰，豈不是「做又三十六，唔做又三十六」的惡劣示範？

打擊公務員士氣之說是無稽之談。香港社會向來戲稱公務員崗位為「鐵飯碗」，那是從未回歸前港英時代留下來的陋習。眾所周知，要解僱極不稱職的公務員程序繁複，中高層管理人員每每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。前幾年「黑暴」期間，還有些人每月領政府的薪水，卻在幹顛覆特區的工作。回歸前港督有權不必披露理由而解僱任何公務員，這是最後防線，回歸後這個行政權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繼承。

還有人說「高薪養廉」，回歸前港英政府重在為英國祖家撈取油水，忽怠管治造成公務員有貪污環境才要講「養廉」。廉政公署成立超過半個世紀，還需要這種權宜之策嗎？特區政府聘有經濟學家、管理人才，有能力自行重建符合現況的公務員薪級制度。公務員薪酬節流（下）



百家廊

胡野秋

在讀書人的書架上，總有那麼一兩本特別想讀的書，卻終究未讀。雖然一直知道那是經典，也屬必讀，但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就是沒讀。

同樣，總有那麼一兩座特別想去的城市，也始終未去。心裏一直清楚，總有會去的一天，然而就是遲遲不能成行。比如紐約。紐約，就是那本想讀而未讀的書。

雖然，在十年中到過兩次紐約，也在那幾個最熱門的打卡點報過到，但都是匆匆到此一遊，與尋常旅客無異。就像在書店裏，看到裝幀漂亮的書，都會忍不住抽出來翻一下，充其量只能算瀏覽，算不得閱讀。所以紐約對於我，實在是一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書。

在今年深秋時節，為了看望一位文友，終於從西雅圖飛去紐約，一呆就是十天。住在友人曼哈頓的家裏，面對哈德遜河和參差如山脈的天際線，紐約這本書，才算在我面前真正展開。

細讀之下，從街街大廈縫隙間讀出紐約太多的精彩，也讀出了人們對於紐約的諸多誤解，有些誤解根深蒂固到下意識。比如我在微信上發了幾條在紐約的行蹤，醒來開機，評論如潮。最多的意思是「紐約好危險，要小心哦。」還有「千萬不要坐地鐵，兇殺案很多。」諸如此類。評論當然充滿着善意，以及潛藏在善意下的誤讀。我在評論的下面評論：「你在紐約呆過多久？遇到過危險嗎？」回答異口同聲：「沒去過，不敢去。」於是我只能向他們善意的誤讀表示無奈，並收聲。

這很像你問一個讀者，你讀過《金瓶梅》嗎？他大抵會回答，沒讀過，

但那是本壞書。從他肯定的回答中可以推測出，他不但沒讀過，而且不算讀。這就有意思了，假如我們對世界的認識，都來自於別人的轉述，或者媒體的傳播，那麼我們要眼睛、耳朵和腿幹什麼？

我在紐約的一天往往是這樣開始的。陽光透過巨大的落地窗照進客廳，我把窗戶打開一條小縫，不算太涼的秋風追着光暈也進來了。我迅速洗漱、吃早餐，然後背起我的雙肩背包，口袋裏揣着友人給我準備的地鐵卡，開始一天的城市閒逛。

在良人們視為畏途的地鐵裏，我穿梭來去，短短幾天便和紐約地鐵混得爛熟，從上城到下城毫無陌生感，有時候恍惚覺得自己本該是紐約客。

如果說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紐約地鐵的話，那個詞無疑是：方便。西雅圖只有輕軌，沒有地鐵。但我對北京、深圳的地鐵倒很熟悉，除了新以外，在地鐵密度、站口設置等方面乏善可陳。紐約的地鐵幾乎遍布市中心每一個你想要去的地方，而且找地鐵站非常容易，走不到幾條街，總有一個站口立在十字路口等你。地鐵的鼻祖在倫敦，東京和巴黎的地鐵也堪稱一流，但是唯有紐約地鐵是24小時不捨晝夜的。無論你逛到什麼時間，總不必擔心回不到家。這時候記憶的熒幕上會浮現出法國電影《最後一班地鐵》，因為錯過了「最後一班地鐵」，有一些命運發生改變，有一些愛情悄悄溜走。

紐約地鐵確實有些老了，有些舊了，但是老舊的它，依然像一百年前那樣日夜奔跑，身體之強健讓人欽

佩，它像個老紳士步態從容卻絕不懈怠，即使白髮蒼蒼、手拄柺杖，也在井然管理他的莊園。

在紐約地鐵裏，你能遇到各色人等，從穿着整齊的上班族，到身背行囊的流浪漢；從緩步直道老翁，到如膠似漆的情侶，他們每天都在這裏交匯，然後散落到城裏的各個角落。他們的步態有疾有徐，但毫不蹣跚。紐約人的匆忙，在地鐵車廂裏一覽無餘，有人掏出小鏡子給自己化妝，有人抓緊時間壓低嗓音在與人視頻，有人打開筆記本電腦寫文案，還不時看到手不釋卷的讀書人。大家各忙各的，人雖多，卻總體安靜。

當地鐵到站，看紐約人下地鐵，突然想起當初學英語時，老師曾經說要想把「紐約」這個詞讀準確，只要讀成「扭腰客」就行了，練了幾遍，還真是那麼回事兒。此時看見形形色色的紐約客，在地鐵站裏晃着肩膀、扭着腰身大步前行時，深覺「扭腰客」真的是New York的神來之音。我從友人處也得知，紐約人的身板確實大都是硬朗的。

紐約這本書很耐讀，它需要你不急不躁地慢慢讀下去，不能像暢銷書那麼隨意翻翻，要有讀經典的耐心。自由女神雕像是它的封面，大都會博物館是它的扉頁，昂然矗立的摩天大廈是它的目錄，它的每條街道、每座大橋、每個公園都構成它的章節。那些在一百多年中在這座城市來來往往的大師，是紐約這本書最值得回味的內容。你忽略了哪部分都不行。

我讀紐約太晚了，但我希望讀得精一點、細一點、久一點，最好能讀着

壁畫

那天下午，我離開泰國皇宮，沿着陽光斜射的街道走了兩三個路口，便到了臥佛寺。寺如其名，自然是因為內部有一尊臥佛。它被放置在一個屋內。我不確定是先有這個房子，然後再依照它的尺寸建造了一尊臥佛，還是先有一尊臥佛，再在其上建造了一個房子。我疑心是後者，因為佛像實在是太大了，而這個房子和它又那樣貼合。

遊客在臥佛與牆壁之間那條狹窄的走廊緩緩前進。在某一兩個特定的位置上，人群忽然變得擁擠，都在此處停下拍照。這個位置既能拍到自己的全身，又能拍到臥佛的整個上半身。有趣的是，繼續往前走，你會發現後面還有很多地方視角更好。不過，既然你已經拍過了第一個位置，就再也沒有拍攝的慾望了。人生在世，常常如此。

然而，比起臥佛本身，真正吸引我的是環繞整個寺廟的壁畫。這些壁畫記載了佛陀傳教的故事，一個接着一個，延綿不絕。你

站在任何一處，都會意識到這是一卷很長的畫，因為它看不到邊。可它遠比你想像的還要長。一直走，就一直是這個畫卷，它遊走在主殿、迴廊和各個禪堂的牆壁上，以至於當你離開此地以後很久，再回憶起這些壁畫，竟想不起它是否曾經斷開過。你會覺得它完整地包圍了整個寺廟。但我猜這可能是記憶出錯了，就是因為它給你的印象太深，而它確實又延綿不絕，你的記憶就加強了這種印象。

即便你對於佛教的典故一無所知，你也能看出這些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場景。在此處，是巨大的典禮；轉個彎，又迎來戰爭，或一段絢爛的神跡，以及各種神話故事。當沒有重大事件的時候，是一個個泰國人的日常生活。不過，與真實的生活不一樣，壁畫裏的生活到處是僧人。你甚至在任何一個局部都無法避免看到那些僧人。他們正襟危坐，雙手合十。有時，他們在走路；有時，在一個涼亭裏，他在那裏講經，他的周圍坐臥了很多信徒。然後，你再往前看，就在不遠處的

另一個巷子，民眾又自顧自地生活着。他們絲毫不知道他們周圍到處都是僧人，也有可能，他們才剛剛聽完講經回來。

這個生態不是描述性的，而是總結性的。在這個畫卷裏，實際上並不存在真正的細節。比如，一個女人手捧着食物，你其實無法從這個食物的形狀判斷它是什麼。這個長長的畫卷只有故事和一種被抽象再一般化之後的生活，那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融入了佛教元素的一種敘事。它與臥佛寺的主題一致——菩薩無處不在，這讓臥佛寺成為普渡眾生的存在。難怪它的香火如此興盛。

但是你猜怎麼樣，佛陀竟真的在此地顯靈了。因為深受佛教文化影響，一個佛教國家就按照佛教的教義在行動，包括它的政策，民眾奉行的道德標準，以及吃穿住行用等各種方面，都有佛教的影子。就像我曾經親眼所見的，一個僧人與我們同船，下船的時候，所有人都自然將他讓到了前面。那一刻，彷彿看到壁畫活了過來。



余似心

人工智能近期成了大家的話題，它徹底改變着世界的步伐和人類的生活習慣。它是可怕還是可愛，是取代人類的能力，還是人類的慰藉？

最近一位從事翻譯的朋友對我說：「近期生意差了，想是大家都以人工智能軟件做翻譯，取代了我們的工作。」我安慰說：「人工智能軟件翻譯難以全面和精準，還得經人手去審閱和修改，反之可視為日常工作的好幫手，讓我們做得更好更快捷。」

無可否認，智能軟件足以取替一些人手，讓部分人失去工作，但這是歷史變遷的必然定律，從古至今，無數的古老行業被新發明的機器和科技淘汰。但新發明和新習慣又衍生出新的行業和職位需求，世界一直是這樣子走過來。

現代不同的是冰冷的科技，在人類所寫的程式下，也賦予了感情。某個晚上，我無聊按手機，在目前熱門的DeepSeek程式上以繁體字打上「我對未來很悲觀，應該怎麼辦？」飛快



狸美美

闊別25年後，《花樣年華》重現大銀幕，很多文藝老中青光聽到消息就已淚目。一些人可能不理解，但它確是另一些人心中華語電影界的耶路撒冷。於是某個週末，小狸也特意去朝聖了。然而——

然而電影有多美，周圍就有多煞風景。蘇麗珍搖曳生姿的旗袍背影前，疊加着另一個遲到且未含歉意的黑影；周慕雲吞吐的煙霧下，是另一片如狼煙般四起的手機亮屏；至於，Nat King Cole吟唱的經典爵士，則是伴着薯片咀嚼和喋喋不休的雜音。黑暗劇場裏，每一個不合時宜的動作和聲響都是對他者思路 and 情緒的一次打斷，這對於需要感受細膩和沉浸情緒的文藝片來說格外掃興，也讓這場朝聖宛如寓言，上演了荒誕的隱喻：當藝術的美好被現實的粗暴輕易蹂躪，「心中無他者」的巨嬰們也擊潰了公共空間傳統的文明和詩意。

那公共空間傳統的文明和詩意是什麼呢？可能是古希臘城邦的市集，商販叫賣聲絕不越過界石半步；可能是長安城朱雀大街的車馬，始終遵循「右來左往」的流動秩序；也可能是北宋汴京的瓦舍勾欄裏，看客們喝彩時必等鼓點間歇。文明從來不是宏大敘事，那些日常裏的克制與分寸，正是文明對人性本能的馴化。而今在IMAX影廳裏上演的一齣齣活喜劇，在公共場域釋放的原始本能，都屬於集體的精神返祖。今天人們可以4K修復《花樣年華》，卻遲遲修復不了靈魂上的破洞。

人工智能的感性

地便有繁體字的長長回覆：「我能理解你對未來感到悲觀的心情，這種感覺確實讓人難受……」然後提出了8種緩解應對情緒的方法：接納情緒、專注當下、設定小目標、尋求支持、保持健康生活方式、練習感恩、接受不確定性、尋找意義。每一段都有解釋和方法。最後，還附上一句鼓勵我的說話：「如果你願意，可以隨時和我聊聊，我會在這裏陪伴你。」

我曾上過不少心理輔導的導師班，這是十分全面而體貼的回覆，當中有不少項令人有意外的啟發。相信當我找朋友或心理輔導員傾訴時，也不會獲得這樣詳盡與專業的協助。我想不到的是冰冷的軟件，也可以如此窩心。

現代人在手機普及下，人與人之間已經活得很疏離。在「有感情」的程式走進我們的生活後，我們不想別人知道自己心底的弱點和秘密時，相信會更少地去找朋友或父母，而是找人工智能程式傾訴，和它們成為知心友，這將是什麼樣的未來？

公共空間的文明

闊別25年後，《花樣年華》重現大銀幕，很多文藝老中青光聽到消息就已淚目。一些人可能不理解，但它確是另一些人心中華語電影界的耶路撒冷。於是某個週末，小狸也特意去朝聖了。然而——

然而電影有多美，周圍就有多煞風景。蘇麗珍搖曳生姿的旗袍背影前，疊加着另一個遲到且未含歉意的黑影；周慕雲吞吐的煙霧下，是另一片如狼煙般四起的手機亮屏；至於，Nat King Cole吟唱的經典爵士，則是伴着薯片咀嚼和喋喋不休的雜音。黑暗劇場裏，每一個不合時宜的動作和聲響都是對他者思路 and 情緒的一次打斷，這對於需要感受細膩和沉浸情緒的文藝片來說格外掃興，也讓這場朝聖宛如寓言，上演了荒誕的隱喻：當藝術的美好被現實的粗暴輕易蹂躪，「心中無他者」的巨嬰們也擊潰了公共空間傳統的文明和詩意。

那公共空間傳統的文明和詩意是什麼呢？可能是古希臘城邦的市集，商販叫賣聲絕不越過界石半步；可能是長安城朱雀大街的車馬，始終遵循「右來左往」的流動秩序；也可能是北宋汴京的瓦舍勾欄裏，看客們喝彩時必等鼓點間歇。文明從來不是宏大敘事，那些日常裏的克制與分寸，正是文明對人性本能的馴化。而今在IMAX影廳裏上演的一齣齣活喜劇，在公共場域釋放的原始本能，都屬於集體的精神返祖。今天人們可以4K修復《花樣年華》，卻遲遲修復不了靈魂上的破洞。

而人類學家項飜所說的「附近消失」，也在影院生態中具象化為雙重困境：人們既對物理空間的他人視若無睹，同時也對精神空間的傑作麻木不仁。當蘇麗珍第三次徘徊在2046門前時，前排4人組已經點亮4塊屏幕交頭接耳等下去吃哪家餐廳；當周慕雲把秘密封進吳哥窟石洞時，後面的女子高聲驚呼「怎麼還沒完！」旁邊的男伴邊安撫、邊炫耀：「王家衛就這樣，就是這個調調。」而從他們這突如其來的對話中回過神時，小狸已驚覺錯過了最後一個鏡頭。

但真正可怕的還不是某個觀眾點亮手機，而是愈來愈多人在默認這種失序的正當性。就像加繆筆下的鼠疫，當對他者感受的漠視成為群體症候，每個人都在助長暴力。北京胡同裏的老影院經理說，曾有觀眾因動阻屏攝者被揮拳相向；上海電影節期間，維護秩序的工作人員被譏諷「影院是你家開的？」這種理直氣壯的自私，最值得警惕。

在梵蒂岡西斯廷教堂，《創世紀》穹頂畫下的參觀者會自動保持靜默；在京都桂離宮，遊客的木屐必須換成軟底布鞋。這些空間神聖性的維護，本質是對他者存在的敬畏。而在黑暗裏按亮手機，在安靜中咀嚼爆米花，在他凝視時大聲說話，摧毀的不僅是某場電影的完整性，更是文明社會賴以維繫的共情能力。那些在影院裏肆意橫行的電子屏幕，最後照亮的將只有自己靈魂的荒原。因為當所有人都只顧點燃自己的火把，人類終將失去共享星空的可能。